

一个鸦片食者的忏悔录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著

黄绍鑫 黄丹 译

YiGeYaPianXiShiZheDeChanHuiL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个鸦片 吸食者的忏悔录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著

黄绍鑫 黄丹 译

YiGeYaPianXiShiZheDeChanHuiL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英)昆西著;黄绍鑫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世界散文名著)

ISBN 7-5306-3134-9

I.一... II.①昆... ②黄... III.散文—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48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23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8.50 元

作者简介

托马斯·德·昆西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1785年出生于曼彻斯特。其父是一个布商，从事国外贸易；而且还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是当时有名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出色的撰稿人。老托马斯·德·昆西祖先原是挪威人，11世纪以后，从挪威迁徙到南方，居住在诺曼底省^①的一个名叫昆西(quincey)的小村镇上，因而就以地名为姓。1066年，这个宗族的族长跟随诺曼底威廉王^②征服了英格兰，全家即随军迁居曼彻斯特。据调查，德·昆西一家住居曼彻斯特已历有十个世代。他们在那裡繁衍子孙，不断使这支家族兴旺起来，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一个世代的后裔，至少参加了

① 诺曼底：法兰西西北部的一个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此登陆。

② 威廉王：1066年，威廉王曾率诺曼底军队于哈斯汀斯登陆，征服了英格兰。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十字军”^①，算是最杰出的一个世代。因此，托马斯·昆西一家便也像其他贵族一样，在“昆西”前加上一个表示贵族的“德”(de)字。德·昆西这个姓即源于此。

小托马斯父亲死时，他才七岁。他的母亲是一个有知识的妇女，天赋很高，能用纯正英语写出自然优美的文章。她靠每年1,600英镑的丈夫遗产抚养几个儿女，生活不算拮据。小托马斯有三个姐姐、一个兄长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很不幸，其中两个姐姐在他六岁前后相继夭折，这就在他童年的心灵上打上了忧伤的烙印。他的父亲逝世以后，他就跟着一个兄长威廉随监护人之一霍尔牧师读书。十一岁时，又随母亲移居巴斯，并进入了巴斯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 in Bath)。在校中，他显示了惊人的才能：他不仅学习了希腊文，而且还攻读了拉丁文；十三岁时，就能用拉丁文毫无困难地写抒情诗歌，十五岁时，便可操流利的希腊语与人对答如流。他的智力的发展确实是早熟的；对他来说，获得知识，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不拘于一定的信念和常规，但却又常被一些意外事件打破其行动而弄得惊惶失措，这种情景在本书所选的《烂漫童年忧伤多》一文中便可看出他的性格。小托马斯·德·昆西的小学校长曾对别人夸奖过德·昆西，他说：“这个孩子能够高声向雅典市民讲演，较之我和你只能向一个英国人说话，实在棒极了！”这是真的。作

^① 十字军：1096—1270年间欧洲耶稣教国家远征小亚细亚，组成了“十字军”，以夺回耶路撒冷为目标。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为一个小学生成的德·昆西，而能掌握这么熟练的技巧，实在是罕有其匹的。可是，德·昆西的健康情况一直不佳，身体非常羸弱，后来，因病离开了巴斯文法学校，在家住了一段时日。病愈后，又转到威尔特郡的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有很多贵族子弟的同学，一直是被称为高材生的德·昆西，无疑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因而常受到教师与同学的器重。其中有一个贵族子弟威斯波尔特勋爵，与德·昆西过从甚密，愿意资助德·昆西出国旅游；所以，德·昆西曾在其帮助之下，访问过爱尔兰。1801年，德·昆西进入曼彻斯特文法学校。但他对学校很不满意，读了一段时间便要求转学，遭到了监护人之一的反对，这使他十分苦恼。不久，他便决心逃离学校。他曾向他的童年时代朋友卡尔伯勒勋爵夫人借得十个几尼^①，先去曼彻斯特看望他的母亲和姐姐，得到他母亲的允诺，完成了他旅游威尔士的愿望。此后，他便完全脱离了监护人的羁绊。十七岁那年，他在伦敦消磨了一个可怕的冬天，两个多月，流浪街头，孤寂，贫困，与一些好心肠的过路人为伍；最后，才得到一个律师允许，在一所无人居住的破房里，与一个不满十岁的姑娘相互偎依取暖。对城市生活的一切阴暗面的早期经验，成为他后来写作中恐怖梦境的一些重要因素。1803年，由家庭资助他每年100英镑学费，他进入了牛津大学渥斯特学院攻读。他除应读的一般功课外，还特别致力于当时还不是大学课程的英国文学和德语、希伯莱语。但不幸

① 几尼：英国旧金币名，值21个先令。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在文学学士学位考试当中，他离开了学院，因为他不愿应付那种严格的口语考试。更不幸的是，这时候，他开始服用鸦片以治疗他早年在威尔士和伦敦风餐露宿而招致的风湿病。1804年，又因罹患胃病和牙痛，服用了不少鸦片酊，直到身体康复以后，这种恶癖仍未戒除。

德·昆西是一位很早的威廉·华滋华斯和柯尔律治两大诗人的狂热崇拜者。他深爱这两位诗人合撰的《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他继承了遗产后，曾慷慨地匿名送给柯尔律治一笔价值三百英镑的礼物。他曾陪着柯尔律治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到格拉斯米尔拜访过华滋华斯。他和他们成为知心朋友，并在多佛村卜居新屋，与之相邻。1816年，他和玛格丽特·茜卜逊(Margorate Simpson)发生爱情，并生了一个私生子，然后才在1817年结婚。玛格丽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十分贤惠，托马斯深深爱着她，一直到她逝世。这一事件，多少使他和华滋华斯的关系有些疏远，同时还增加了他生活上的负担。更坏的是，这时德·昆西大量服食鸦片，以图解救他的风湿病。其剂量自1804年以来，愈食愈大，简直使他陷入痛苦、贫穷与失望之中。他虽然不断与烟瘾做斗争，而且也曾成功地减少过剂量，但永远无法从“鸦片烟的甘苦中解放出来”。他这种恶习的虚幻体验和戒烟的极大痛苦，使他产生了种种古怪而可怕的梦幻；这类事实完全反映在他的文学幻想之中。

1821年，德·昆西三十六岁时，因他存款的银行倒闭，失去了一笔资产，使他完全陷入失望深渊之中。最后，为了生活，他才不得已潜心在写作方面致力。他对哲学、政治经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济学均有研究，他非常赏识李嘉图^①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并撰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这个时期，他曾赴伦敦，得与查理斯·兰姆(Charles Lamb)、哈兹里特(W. Hazlitt)等散文大家相识，往来极其密切；并在索霍广场修道院花园的约克街赁屋住下，写成了《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向《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投稿。这篇文章，他自称是一部热情奔放、感人肺腑的散文，一般文学家誉之为抒情诗的散文；虽然他赚取稿费不多，但已使他的声誉日渐提高。因为这篇文章透露出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真相，他把伦敦社会现象：残忍、卑鄙、黑暗等等告诉读者。为了能向《黑檀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长期投稿，德·昆西又移居爱丁堡。在1823—1824年间，他连续发表了一些经济论著，如《一个法学家的谈话》及教育著作如《给一个无人管教的青年的信》，等等。

德·昆西生活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病魔纠缠，几乎无时不同踌躇、忧郁和吸毒的恐惧做斗争。他一直绞尽脑汁写出不少应时文章来维持他八个孩子的生活，俾能免于冻馁。此后，只有在他母亲死后，他才得到不多的一笔遗产，收入勉强能够不感困窘；而他屡遭不幸，这时，他的爱妻谢世，两个儿子病死，以致一人独居；直到六十岁时，才得到他的女儿照顾，过了一些比较舒适自由的生活。最后十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收集、修改并扩大他的《选集》(Collection

① 李嘉图(1772—1823)：英国有名的经济学家。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Edition)上面;最后一卷,1860年,他辞世次年,始得问世。

德·昆西写了一百五十多篇作品,无非都是些草率应景、仅为一般学者阅读的新闻之类文章,它们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和哲学,还涉及到近代与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各种评论,有些是从德文译过来的。因此,他可算是介绍18世纪德国文艺复兴时代新文学给英国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他的《论〈麦克白〉一剧的敲门声》(On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可能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一篇好文章。1848年,他所写的另一篇论蒲伯(Alexander Pope)的文章,使他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博得一个崇高的地位;其中一部分章节,论述了文学两大类作品:一是知识文学,另一是力量文学。前者是“舵”,可以教导人们,包括经济、教育、政治等等作品;后者是“桨”,可以启发人们情感,是创作上的幻想曲。本书所选《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英国邮车》——是一篇叫做《梦的遁走曲》的古怪文章——《谋杀被看做是一种精练的艺术》——是一篇颇富幽默笔调的散文——《黎巴嫩的女儿》,等等,都属这种引起人们兴趣、带有感动性质的文学。德·昆西认为:在界定文学效果方面,知识的对照格不是快乐,而是力量。三十年代,在北京清华大学执教的外国教授波拿德说过:“德·昆西作品之不寻常正如他自己一样,他几乎对每一样事物都有一种奇特的与异乎寻常的注释。”

德·昆西的文学回忆录,记述了许多文人形象,如华滋华斯、柯尔律治、济慈、哈兹里特、兰姆等,是德·昆西最有生气的散文篇章。他纵情于荒唐幻想,几近柯尔律治;想把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宗法社会理想化，略似华滋华斯，也接近于骚塞，显示一种异国情调的特殊风格。在他的生动晓畅的传记文章里，他对这三位“湖畔诗人”^①描绘特别出色。他的最杰出的、使人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以事实开始，而渐次进入一种恐惧的幻想；不仅结构如此，而且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时还对一般道德观有所否定。

至于德·昆西的散文风格，则是承继并发展了英国作家弥尔顿、托马斯·布朗、杰瑞·米泰勒等作家重华美、贵修辞的文风，这当然与 18 世纪英国散文家斯威夫特 (Swift)、艾迪生 (Edison)、斯蒂尔 (Steel)、哥尔斯密斯 (Goldsmith) 等人的朴实、简洁文笔大相径庭。我们一读德·昆西的文章，就能体会到他的文风确趋于华美、考究，激情与疏缓兼并，使人有进入一种梦境的感觉。波拿德教授对他的文风曾做了这样的评价：“德·昆西的文风无上奇丽，升到了热情奔放的顶端；一个成语堆砌一个成语，好像在词语的一座迷宫中，创造了他梦境里的各种幻象。”英国作家劳伦斯说得好：“一遍又一遍读他的作品而不感到厌倦……”但是，德·昆西的文笔缺点，则是冗长，琐屑，有时一幅美丽的画面常因一些自诩为幽默的离题叙述而被破坏无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他在造句、遣词、谐音诸方面却又显得过分做作，这是因为他希望以此来维持他早期作为一个散文风格家的声誉，当然这点滴微瑕，不能掩瑜。今

^① 华滋华斯、柯尔律治、骚塞是 19 世纪前期消极的浪漫主义作家，时人称为“湖畔诗人”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天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幻想成为他作品中的主要题材和小说的原理，以致控制了作品的整个结构。

德·昆西在英国文学上揭示出：人类意识常在昼夜时间泛起各种怪诞、狂妄、忧郁以及渗透着这种意识的犯罪的与异化的思想。他远在西格蒙·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①以前就这样写道：“也许，在午夜沉睡人所拥有的那种秘密矛盾状态之下，意识常常被照亮了，但当一切结束时，记忆又立即朦胧起来，昏滞下来。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民族中的每一个孩童都能够完善地悖离他自己最早的某种堕落与邪恶念头。”在梦的写作方面，德·昆西发展了一种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基于编年史式的叙述，也不基于说明，更不基于辩论，而是基于由音乐、艺术派生出来的一种典范，这种典范有事实的记载、变化及其主要的想象的旋律配合。他对这种艺术典范，怀着深沉的和永恒的兴趣与爱好。

德·昆西虽然在气质方面有些因循守旧，而在写作上却是激进的革新派。他在散文与诗律上，给予同时代的散文家罗斯金 (John Ruskin) 以及现代作家乔伊斯 (J. Joyce, 爱尔兰作家)、托马斯·艾略特 (T. S. Eliot, 美国的英国诗人及批评家)、弗朗兹·柯弗佳 (Franz Kofka)^② 等人很多材

① 弗洛伊德：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

② 弗朗兹·柯弗佳 (1883—1924)：德国小说家，写过不少长篇和短篇。也写很多富有哲理性的散文篇章。

·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

料与方法。最后，我们引用莫利思·林赛 (Mornies Lindsay) 的几句话来结束：

德·昆西是一位为英国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散文家，他的见解总是历久犹新，富于现实意义；他的开头第一句就能十分引人注目。

黄绍鑫

1997年11月于四川

目 录

作者简介.....	1
烂漫童年忧伤多.....	1
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	21
人性的回潮	
——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	32
谋杀被看做是一种精练的艺术	40
威廉·华滋华斯其人	90
黎巴嫩的女儿	93
丽维娜与我们的哀愁小姐们.....	100
上帝的嘲弄.....	109
英国邮车.....	112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168
译后记.....	341

烂漫童年忧伤多

大约在我六岁那年末尾,我生命史上的第一章就倏然来了个急剧的中断。这第一章可以说是我踏进天堂大门的时刻,也许应该说是值得终身不忘的。“生命完了!”这叹息是我心中的隐痛,因为幼儿的心灵总也像成年人的智慧心灵一样,怕在幸福的实体上受到巨大创伤。“生命完了!完了,生命!”这种叹息,多半是我心灵上潜伏着的意识;另外,还有一种无声的而又是隐秘的警告信息,频频吐出一些暗示的字眼,正像夏天晚上从远方传来的钟声,有时会迸发出某些清晰的话语那样,似乎从心底能够听到,那就是说:“这朵生命之花永远枯萎了!”这是无声的语言,或者说是出自自我口里的但是不能听见的喃喃话语,它是悄悄溜进我的心扉的耳语。可是,这能够是真的吗?对于一个不满六岁的幼童,生命遭到如此摧残是可能的吗?我去过罗马?读过弥尔顿?听过莫扎特?都没有。圣彼得的书、《失乐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园》、《唐·吉奥凡利》^①的超人曲调，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因为我的现实环境所能接触到的事物并不多于我的贫乏知识。因此我也就不可能遇到什么十分惬意的事情，何况惬意这种心境往往又是招来懊恼的快乐导体。对于我，一切爱的静谧、安慰和信赖都飘散得无影无踪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在风暴中不屈不挠的友爱曾经在我幼童时代的后四年里把我和大我三岁的姐姐带到特别亲切的极乐园中来；这里，我不得不述说一下跟踪这种最亲切的关系而来的家庭环境的突然解体。首先，我愿意描述一下我的家庭所拥有的那种宁静与隐逸的生活气氛，这一切，我是能够明白无误地做到的。

个人虚荣的任何表现一渗透进热情洋溢的记述里，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效果，正如精神专注与自我遗忘两者是互相对立一样；可是，后者还会产生一种浓厚热情，或者能够找到一个快乐的住地。所以说，即使一种阴影或貌似这种倾向的某些表现一萦回在我心头，都会令我极度痛苦。另一方面，我如果不适当地克制我述说时的自由主义态度，也不免教读者对我童年时代的豪华高雅环境产生一些曲解。因此，我以为，从早期家庭的单纯事实——即我的家庭在什么样的社会状态中开始变动——谈起，这样来告诉读者也许会更好些。这就是我这篇叙述的开端。否则，仅仅忠实地记述早期经历的事实，将会使读者对我的家庭产生一种名不符实的富豪印象，好像是我精心安排出来的。

① 《唐·吉奥凡利》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一出著名歌剧。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不是苏格兰那种在地下层房间里卖些杂货之类的所谓零售商贩，而是英格兰意识的受到严密限制的商人，即是说，他是从事国外贸易的商人，是那种所谓的批发商，不是从事其他什么不三不四的小商贩。这最后一个意义很重要，因为只有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外贸易商人，才能够列入西塞罗的屈尊纤贵学说范畴^①中来，虽然这种商人也将必然受到鄙薄，但不是受到罗马元老们强烈鄙薄的商人。当然，我的父亲是个可以被人鄙薄的人，但是，已早离开人世了。不久以后，他的家庭（有一个妻子和六个孩子）得到了毫无牵累的一笔遗产，每年1,600镑，因此，在他活着的年代，又由于当时商业利润的增加，他就有一项庞大的收入。但是现在熟悉英国商务的人都能发现这样一件事实：在这类英国商人的富饶（富饶并非侧重金钱之多）家庭里，按照外国常情，往往由于自由浪潮的影响，家庭经济势必有所改变。例如，在这种家庭中，佣人的地位（这与外国相反）会使外国评价者有些吃惊：因为佣人简直成了英国商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重要媒介。如果从舒适便利以及物品供应的质量方面来衡量，那佣人的生活将会令人备加惊愕。这就表明了英国商人的社会价值，也同样表明了英国佣人的社会价值。这是千真万确的：英国是管家佣人的乐园。佣人自由主持家务，对琐碎的节约小

① 西塞罗：罗马政治家，也是有名作家。他的一篇名文《伦理学》中，曾记述过贸易问题。他认为：小商贩是低贱的，但从事国外贸易的批发商人则是例外。

·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

事简直不屑一顾，这在英国佣人的心目中是特有的感情。从这一方面讲，作为一个阶层的英国商人，其家庭经济的开支就会大大超过一般限度，这不仅在欧洲大陆民族的一些团体是这样，就是在我自己的贵族阶层的一些贫瘠地区也是这样。虽然应该承认，欧洲极其富饶，自我的童年起，我很多次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这两个地方都证实了这种状况。从影响英国家庭的这种特殊事例看，倘若用一般尺度衡量等级关系问题，也许要产生一些困难。可以这样说，在等级与等级的表现形式之间，开支相等的平衡问题会常常在英国受到干扰而产生混乱。情况常常是：这一种职位可能来自职业的声望，而另一种职位又会来自家务管理的杰出才能。因而，我要忠告读者，不要从任何豪华和高雅的模糊迹象来推断某些地位的相应擢升。

说真的，我们这个家族的孩子们都站立在我们这个社会绞台的阶梯上受到一切优待。埃加^①的祷词：“我既不祈富，也不求贫”，这话对我们是现实的。我们所求的幸福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高，我们可以见到一切良好风度，见到各种庄重纯朴的楷模以及那种高尚的行为典范；低，就会教我们落在安乐窝中。另一方面，我们被提供以豪奢的财富，以及各种适当的保健措施、文化知识和高雅娱乐，但我们对这些意义则毫无所知。我们没被卑鄙的剥削意识所吞噬，没被权利欲望所诱惑而陷入纷乱迷惘之中，因而我们毫无羞愧之心，也无些许骄傲之意。目前，在豪华环境中，

① 埃加：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个指挥官。